

PHILIP K. DICK

菲利普·迪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瓦利斯

VALIS

菲利普·迪克 著 蓝小雯 关金宝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利斯/(美)迪克著;蓝小桀,关金宝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8

ISBN 7-5343-5246-0

(菲利普·K.迪克科幻作品集)

I. 瓦... II. ①迪... ②蓝... ③关...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454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2—004号

VALIS

© 1981 Philip K. Dick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瓦利斯
作 者 菲利普·迪克
译 者 蓝小桀 关金宝
封面设计 申占君
插 图 周维娜
责任编辑 汤奕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88号(邮编210037)
电 话 025-85521756
开 本 67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5 000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5246-0/G·4941
定 价 23.20元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83260767,83260768,83260760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欢迎邮购,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1

一星期之后，格洛丽亚从加州奥克兰的西纳农大楼的10层跳了下来，在麦克阿瑟大街的人行道上摔了个粉碎；而霍斯拉维尔·法特则继续慢慢地滑向隐伏的悲惨和神经错乱……

自从那天格洛丽亚打电话问他是否有宁比泰^①之后，法特的神经系统就崩溃了。他问她为什么想要这些药，她回答说她想自杀。她要给每个认识的人打电话。现在收到她电话的已达50人，但为稳妥起见，她要再打30~40个电话。霍斯拉维尔·法特的第一反应就是：格洛丽亚在寻求帮助。多年来，法特心中就一直有个坚定的信念：他能帮助别人。他的精神科医生曾告诉他，若想康复，他不得不做两件事：远离毒品（他从未做到这一条）；停止尝试帮助别人（至今他仍在尝试）。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宁比泰。他没有任何安眠药片。他从不服食安眠药，他只服用兴奋剂。因此，给格洛丽亚一些足以毙命的安眠药片是他力不能及的事。不管怎样，即使他力所能及，他也不会给她的。

“我有10粒。”他这么答复她。他怕告诉她真相她会挂断电话。

“那好，我一会儿开车到你那儿去。”格洛丽亚的声音听起来理智、平和，一如刚才讨要安眠药时的语调。

他这才意识到她并不是在求助，她的确想死。她已经彻底疯了。假如她神志健全的话，她至少应知道有必要掩饰自己的意图，否则，她将陷他于从犯的境地。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会希望让她死。他本人——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选择的动机。格洛丽亚性情温柔、举止文雅，但却吸食了太多的迷幻药。很显然，自从他6个月前最后一次听到有关她的消息以来，这些迷幻药已经毁坏了她的大脑。

^① 宁比泰：一种安眠和镇静药。

“你最近在干什么？”法特问道。

“我一直呆在旧金山的基督教会医院。我自杀未遂，被妈妈送到了那里。上星期医院才放我出来。”

“你现在康复了吗？”

“是的。”

就从这时起，法特的大脑开始变得糊涂起来。他已经卷入了一场无法言表的精神游戏，而且无路可逃；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点。格洛丽亚在毁掉自己大脑的同时，也毁掉了她的朋友。没准她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电话内容毁掉了六七个关爱她的朋友。无疑，她的父母也不例外。从她理性的语调中，法特听出了神经紊乱的迹象。他不是在与一个普通人打交道，在电话的另一端，是他自己的一个反射体。

那时他还不明白，有时精神错乱是对现实的最佳反抗。聆听格洛丽亚清醒地索要致命药物就如吸入了传染病菌。它好比中国的指桔魔术，你越用力往外拉以期解脱，它反而收缩得越紧。

“你现在在哪儿？”他问道。

“在莫德斯托我父母家中。”

由于他住在马林县，她在路上得花费几个小时。鲜有原因能让她动这种长途驱车的念头，这又是精神错乱的一种表现：为了区区 10 粒宁比泰，长途奔袭 3 个小时。干吗不直接把车砸了？格洛丽亚甚至不会合理地支配她那非理性的举动。谢谢你，蒂姆·利里，法特想，感谢你提供的麻醉品带来的快乐。

他并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其实也好不了多少。那是 1971 年。到了 1972 年，由于企图自杀，可怜的满身创伤的他独自北上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①的温哥华，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但现在的他对来年的经历还全无觉察，还一门心思地在考虑如何把格洛丽亚骗到马林县来，以便帮助她。上帝最仁慈之处在于长久地禁锢我们的头脑。1976 年，痛彻心肺的法特会疯狂地吞下 49 片上好的洋地黄制剂^②，割开自己的手腕，然后安坐在紧闭的车库内，任由轿车发动机排出的一氧化碳渐渐弥漫——这

①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省名。

② 洋地黄制剂：一种强心剂。

次自杀行动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人的肉体具有一种人脑所未知的力量，但格洛丽亚的大脑对她的身体具有充分的控制力，她已经神志健全地疯了。

大多数精神病人举止乖张，言辞怪异。他可能会头顶盘子，腰缠毛巾，全身涂上紫色的油彩走在大街上。格洛丽亚自始至终都很冷静，一如既往地恬淡优雅、彬彬有礼。如果是在古罗马或日本，她准会默默地终其一生。她的驾驶技术可能不会有任何削弱，懂得红灯停、绿灯行，永远不会超速行驶——即使是在去取 10 粒宁比泰的路上。

我就是书中法特的原型，为了客观真实起见，我将以第三人称来展开故事。我并不爱格洛丽亚，但我喜欢她。在伯克利，她与丈夫举办了多次上好的聚会，我们夫妇是这些聚会的座上常客。格洛丽亚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糕点和酒水，聚会上的她精心装扮，一头浅棕色的髻曲短发更衬托出她的迷人光彩。

不管怎么说，霍斯拉维尔·法特没有宁比泰给她。一星期之后，格洛丽亚从加州奥克兰的西纳农大楼的 10 层跳了下来，在麦克阿瑟大街的人行道上摔了个粉碎；而霍斯拉维尔·法特则继续慢慢地滑向隐伏的悲惨和神经错乱，这种混沌状态被天体物理学家称为整个宇宙贮藏备用的天数。法特是超前于这个时代、这个宇宙的。他逐渐忘却了导致他精神衰退的因素，上帝仁慈地关上了通往过去和未来的大门。自从获悉格洛丽亚自杀的消息之后，足足有两个月，他终日以泪洗面，无所事事地看电视，吞服更多的毒品——他丝毫觉察不到自己的脑神经官能正日渐衰弱。上帝的仁慈真是宽广无垠。

事实上，因为法特精神失常，他的妻子一年前就已经像躲避瘟疫似的离开了他。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少应该归咎于毒品。这时候的美国——1960 年到 1970 年——北加州的圣弗朗西斯科湾地区被彻底地诅咒了。我很遗憾告诉你们这些，但那是事实。花哨的辞藻和浮华的论说也不能掩盖其真相。当局疯狂抓人，他们想把所有异端分子统统关押起来。当局胸中充满仇恨。法特曾看见一名警察警犬般恶狠狠地盯着他。法特记得那天地方当局将安吉拉·戴维斯——一位黑人马克思主义者——迁出了马林县监狱，当局也撤出了市政大厦。这么做是为了阻止激进分子招惹麻烦。电梯停运了，门上贴上了封条，地方检察官也躲了起



霍斯拉维尔·法特则继续慢慢地滑向隐伏的悲惨和神经错乱。

来。这一切法特都看在眼里。那天他到市政大厦图书馆还书，在入口处的拱门前，两个警察把他带来的书和其他文件都撕开了。法特对此感到迷惑不解，这一整天他都迷惑不解。咖啡馆里，一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注视着进餐的每个人。在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法特一会儿为自己的车担忧，一会儿又忍不住在想自己是不是傻子。他确实确实是傻子，但别人比他也好不了多少。

我的职业是科幻小说家，终日呆在家做白日梦。我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梦。但是，格洛丽亚的骨灰现在就放在加州莫德斯托的一个骨灰盒里。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在她葬礼上拍的照片。这是张彩照，你可以看得出照片上的花圈非常美丽。照片的背景是一辆泊着的大众汽车，隐约能看见我正钻进车里，时间是葬礼的中途。我再也忍不住了。葬礼结束后，格洛丽亚的前夫鲍勃和我，以及一些泪眼婆娑的朋友，在墓地附近一家高级饭馆坐下来共进午餐。女招待把我们安排到最靠里的桌上，因为我们中有三个人看起来像嬉皮士，尽管我们西装革履。就餐时我们没有胡说八道。我现在记不起来当时谈话的内容了。葬礼前夜，鲍勃和我——我是指鲍勃和霍斯拉维尔·法特——驱车到奥克兰去看电影《巴顿》。就在墓场葬礼即将举行之前，法特第一次见到了格洛丽亚的双亲。像过世的女儿一样，他们用最高的礼节接待了他。许多格洛丽亚的朋友站在具有乡野风情的加利福尼亚大农场的起居室里，回忆那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人。克努森夫人施了太厚的脂粉，有人去世时女人总喜欢敷上厚厚的脂粉。法特轻抚着逝者的宠物彩满猫，回想起格洛丽亚在经过徒劳的长途旅行之后，在他家与他共处的那几天的情景。她泰然接受了他失败的谎言。当你了无生趣时，你是不会介意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的宁比泰吃光了。”法特这么答复她，继续谎话连篇。

他们决定开车到海滩去。他们坐上格洛丽亚的大众汽车，由格洛丽亚驾驶（他从没想过她可能会一时冲动而连人带车撞个粉碎）。一小时后，他俩已经坐在沙滩上吸起毒品来了。

法特最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她要终结自己的生命。

格洛丽亚身穿一条旧牛仔裤和一件T恤衫，因为沙子感觉很舒服，她脱下了鞋子。法特注意到她的趾甲涂成了粉红色，而且还精心修剪过。他内心暗暗嘀咕：她即使死了也要像活着一样光彩照人。

“他们盗窃了我的银行账号。”格洛丽亚道。

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在她独特的、透明的叙述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他们”。虽然表面上看似常人，可她已经彻头彻尾地疯了。她的一举一动都证明了这一点。她的陈诉无懈可击，他找不出丁点儿差错，当然前提除外，那就是人人都恨她，人人都想捉到她，而她又一无是处。她边说边开始走开。他目送着她离去。真是令人惊异的发现：格洛丽亚用她独特的谈话方式，一字一句地把自己与现实存在脱离开来。听任虚无的支配是理性的。她的大脑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而精巧的擦除器，留下的只不过是她的躯壳，一具没有精气的行尸。

她现在确已死去，那天在海滩上他就明了了这一点。吸食完毒品后，他们一边漫步，一边谈论着海草及海浪的亮度。海鸥鸣叫着从他们头上飞过。沙滩上点缀着零星的人，或坐或走，但大部分地方仍是空荡荡的，只有一些警告游人小心回头浪的标志牌。法特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格洛丽亚不径直走到大海的激浪里去。他搞不清楚她头脑里在想些什么，他惟一知道的是她需要或她认为她需要宁比泰。

“我最喜欢的‘死亡’乐队的唱片是《工人之死》，”不知何时格洛丽亚说道，“但我认为他们不应该怂恿人们服用可卡因。很多年轻人喜欢听摇滚乐。”

“他们并没倡导这些。这首歌只不过是关于一个服用可卡因的人的。可卡因间接杀死了他，他撞向了火车。”

“但那是促使我开始吸毒的原因。”

“因为那令人快意的‘死亡’？”

“因为，”格洛丽亚说，“每个人都希望我这么做。我厌倦了做人们希望我去做的事。”

“别做傻事，”法特说道，“搬过来和我住吧，我现在一个人住。我确实喜欢你。至少可以先试一段时间。我和朋友可以帮你搬行李。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做，比如外出郊游等，就像今天到海滩一样。在这儿不也挺好的吗？”

格洛丽亚不置可否。

“如果你真的了结此生，”法特继续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好过的。”后来他意识到，当时他的话给格洛丽亚指错了求生方向，让她感觉自己的

存在只不过是取悦他人。如果当时能考虑得更周到一些，他就能明白这是最糟糕不过的理由，还不如什么也不说，径直回到车里更管用。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自杀热线不能由笨蛋主持。法特后来在温哥华明白了这一点。当时由于企图自杀，他打电话给不列颠哥伦比亚危机中心，获得了专家的忠告。这些忠告与那天在海滩上他对格洛丽亚说的话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停下来拾捡散落脚边的小石子时，格洛丽亚说：“我今晚会在你那儿呆一晚。”

听到这句话，法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性。

“多呆两天。”他以那时惯用的口吻说。反正统文化^①者夸夸其谈，却不触及任何实际意义。法特过去就喜欢夸夸其谈，现在他亦如法炮制，欲火中烧的他误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地拯救了朋友的生命。他的判断力——虽然不值几何——的敏锐度降到了新的最低点。好人的存在在于平衡，如法特一样，而他现在一门心思只考虑他的表现能打几分。“我能充分领悟反正统文化。”他一边走一边信口胡诌。

几天后，她死了。那天晚上他们是在一块儿过的，两人和衣而眠，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次日下午格洛丽亚开车走了，说是要到莫德斯托她父母家中取行李。他再也没见她回来。他等了她几天，一天晚上，电话铃响了，是她前夫鲍勃打来的。

“你现在在哪儿？”鲍勃开口就问。

这个问题使他倍感困惑。他就在家中，电话就在厨房里。鲍勃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在家里。”法特回答。

“格洛丽亚今天自杀了。”电话那头说。

我有一张格洛丽亚怀抱彩满猫的照片。照片上，格洛丽亚两膝跪地，面带微笑，双眸熠熠发光；小猫挣扎着想下来。在他们左边，一棵圣诞树的一角清晰可见。照片的背面是克努森夫人工整的题字：

她为拥有我们的爱而心存感激。

^① 反正统文化：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青年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群落，表现为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观念。

我始终没弄清克努森夫人是在格洛丽亚死后还是生前写的那行字。克努森一家在格洛丽亚葬礼之后一个月给我——给霍斯拉维尔·法特——寄来了这张照片。法特曾写信索要一张她的照片。他最先问鲍勃要，结果碰了个钉子。当法特驱使我写这封信时，他问我为什么鲍勃·兰利对他的要求如此动怒。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也许鲍勃得知了格洛丽亚和法特共处一晚之事后吃醋了。法特常说鲍勃·兰利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声称这是鲍勃亲自告诉他的。一个精神病患者缺乏适当的与思想协调的感情，他的感情是平静的。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应向他人提起自己。另一方面，鲍勃在葬礼仪式后弯腰把一枝玫瑰放在格洛丽亚的棺木上，那大约正是法特钻进大众汽车之后。哪种行为更恰当呢？是法特独自一人在汽车内擦拭眼泪，还是前夫俯身放玫瑰，默默无言、不露声色但却无声胜有声好呢？除了在路上匆匆买就的一束花外，法特没带别的东西。他把花递给克努森夫人时，她表示花很可爱。这花是鲍勃挑的。

葬礼后他们在饭馆就餐，等女招待走开后，法特问鲍勃格洛丽亚呆在西纳农做什么，因为她本应该是回家收拾行李然后回到马林县和他同住的——他一直这样认为。

“卡米娜（卡米娜就是克努森夫人）说服了她，她就到西纳农去了，”鲍勃说，“因为她有吸毒前科。”

一位法特不认识的名叫蒂莫西的朋友说：“当然他们对她没多大帮助。”

事实是，格洛丽亚一走进西纳农的门，他们就愚弄了她。在她坐下来等待接见时，有人故意从她身边走过，评论说她多么难看。第二个人经过时指出她的头发像鸡窝。格洛丽亚向来对自己的鬈发敏感，一直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头长发。第三个人只能把话吞回肚子里，因为他出来时，格洛丽亚已经爬上了10层屋顶。

“那就是西纳农人的方式吗？”

鲍勃说：“这是一种促使人格崩溃的技术，是一种法西斯式的治疗方法，它使人彻底地随波逐流、依赖群体，然后他们再重建一个远离毒品的性格。”

“难道他们不知道她有自杀倾向吗？”蒂莫西问道。

“当然知道，”鲍勃答道，“她打电话跟他们谈过。他们知道她的姓名

以及到那儿去的原因。”

“她死后你跟他们谈过吗？”法特也问道。

“我打电话给他们，跟他们的高层人员说他们谋杀了我的妻子。你猜怎么着？他说希望我到他们那儿去一趟，教教他们怎么处理有自杀倾向的人。他本人也非常难过，我真有点对不起他。”

听完回答后，法特肯定鲍勃头脑不清醒，他居然为西纳农人难过，他十有八九被诅咒了。所有人都被诅咒了，包括卡米娜·克努森。在北加利福尼亚，没有一个神志健全的人。是该搬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了。他坐在椅子上吃他的沙拉，脑子里盘算着该搬到哪里。离开这个国度，偷渡到加拿大去，就像那些被征召入伍的反战者一样。他自己就认识10个偷渡到加拿大以逃避到越南战场作战的青年。没准在温哥华他会碰到几个熟人呢。温哥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它与旧金山一样，都是主要的港口城市。他可以忘掉过去，一切从头开始。

他拨弄着沙拉。鲍勃正在打电话，法特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差点就脱口而出“格洛丽亚杀死了她自己”；话到嘴边，换成了“格洛丽亚今天杀死了她自己”，就好像她不可避免地迟早会这样做似的。或许这个猜测是正确的。仿佛要去参加数学考试一般，格洛丽亚已被定好了时间。到底是谁精神错乱了？格洛丽亚，或是他自己（很可能是他自己），或是她的前夫，抑或是整个圣弗朗西斯科湾地区的人——不是松散的字面意思，而是严格的技术意义上的精神紊乱？可以这么说，精神错乱的症状之一就是他感觉到他也许正在变得精神错乱。这又是一个中国指桔魔术。只有成为其中一部分，你才会去考虑它。一想到精神错乱，霍斯拉维尔·法特不知不觉地就陷入了其中。

真心希望当时我能帮上忙。

2

自从遭遇上帝之后，法特不同寻常地爱上了上帝。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某人“爱上上帝”。对法特来说，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渴慕。更令人奇怪的是，他对我们解释说，上帝伤害了他，但他仍然渴慕他，就像醉鬼对美酒的渴慕。

虽然我没帮上霍斯拉维尔·法特什么忙，但他确实逃过了一劫。救他一命的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名18岁的高中女生，她和法特住在同一街区；另一个是上帝。在这两个因素中，高中女生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后者。

我不敢肯定上帝为他做了什么，事实上从某些方面来说，上帝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法特存在分歧，法特确信是上帝彻底治愈了他。那是不可能的。《易经》中有一句话，大意是“一辈子都遭受病痛折磨，但却能颐养天年”。这句话用在法特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斯蒂法妮是以一个毒贩的身份走进法特的生活的。格洛丽亚死后，他的毒品消耗急剧上升，他不得不从每一个可能的渠道购买毒品。向高中生购买毒品不是明智的行为，一旦你与学生有了交易，警察就开始盯上你了。我当然明白个中原因。但我知道一个事实——当局可不知道——法特其实对斯蒂法妮售卖的毒品根本不感兴趣。她只兜售大麻等麻醉品，从来不卖兴奋剂，她不认同兴奋剂。斯蒂法妮从不卖她不认同的东西。不管别人对她施加多大压力，她从不卖迷幻剂。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她这样做的原因。一般来说，斯蒂法妮根本不动脑子思考，但她确实能做出决定，而一旦她做出了决定，便没有人能使她改变主意了。法特喜欢她。

关键就在这里：他喜欢的是她而不是毒品，只是为了保持与她的联系，他才不得不充当一个购买者，这就意味着他才不得不吸食大麻。对斯蒂法妮而言，大麻就是生活的全部——不管怎么说，生活还是值得继续下

去的。

如果说上帝是以糟糕的第二个因素出现的话,至少他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不像斯蒂法妮一样。法特确信斯蒂法妮会进监狱,他预料她迟早有一天会被逮捕。所有法特的朋友也预料总有一天他也会被逮捕。我们在为这担忧的同时,也在为他的日渐消沉、神经质和孤僻而担忧。法特担心斯蒂法妮,斯蒂法妮担心大麻的售价,不仅如此,她还担心可卡因的价钱。我们过去常设想她半夜三更突然笔直地坐起欢呼“可卡因涨到 100 美元 1 克了!”的情景。她担心毒品的价钱就像普通家庭主妇担心咖啡的价钱。

我们过去常常争论说斯蒂法妮活不到 60 岁。毒品使她存在,却剥夺了她的健康。她是毒品的协同犯,有时可以说是毒品的一部分。正是通过她而不是毒品——与毒品根本无关——法特最终走近了上帝。毒品与上帝之间没有通行的大门,有的只是肆无忌惮的猖獗的谎言。斯蒂法妮把法特引向上帝是借助于一个她自己在陶轮上拉成的土罐,这个陶轮还是在她 18 岁生日时,法特送给她的礼物。他跑到加拿大时,把土罐塞进惟一一个装满行李的手提箱,随身带走了。

这是只普普通通的土罐:矮矮胖胖的,淡棕色的罐身,罐口边缘有些蓝色的釉彩。斯蒂法妮不是个制陶好手。这只土罐是她第一批成品中的一只,是她高中手工课的作品。很自然地,她把它送给了法特。他俩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他情绪低落时,斯蒂法妮会用她的大麻针管使他平静下来。但是,这只土罐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不同寻常的。在罐里边,上帝在沉睡。他已经在里面沉睡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是太长时间了。在某些教派中存在这样的理论,认为上帝总会在临近最后的时刻骤然而至。也许就是这样的,我说不清楚。对霍斯拉维尔·法特而言,上帝要等到最后的最后,到那时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足够了:基本上足够,实际上太迟了。你无法让斯蒂法妮对此负任何责任,她只不过拉成了坯体,上了釉彩,并迅速烧成了它。她尽了最大努力去帮助他,而他,好像看到格洛丽亚在召唤似的,日渐憔悴。斯蒂法妮帮助法特的方式与他试图帮助他的朋友的方式一样,只不过斯蒂法妮做得更好。她和法特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知道在危机中应做什么,而法特不知道。因此,法特至今仍活着而格洛丽亚死了。法特的朋友比格洛丽亚的朋友出色。也许他也希望事情朝另

一个方向发展,但选择权不在他手里。我们不能自己决定命运,宇宙可以。宇宙做出一些决定,根据这些决定,一些人活下来,一些人死去。这是个残酷的法则,但每个生灵都不得不屈服于它。法特获得了上帝的垂青,而格洛丽亚获得了死亡。这是不公平的,法特会第一个这么说。让我们为他这种英勇行径给予赞扬吧。

自从遭遇上帝之后,法特不同寻常地爱上了上帝。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某人“爱上帝”。对法特来说,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渴慕。更令人奇怪的是,他对我们解释说,上帝伤害了他,但他仍然渴慕他,就像醉鬼对美酒的渴慕。他说,上帝将一束粉红色的光直射向他,刺进了眼睛并深入大脑。法特曾有短暂的失明,他的头也痛了几天。他说很容易去描述这束粉红色的光,它就像闪光灯打在你眼中时产生的幻觉光斑。法特对那种颜色仍心有余悸。有时它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是为了那束光,那种与众不同的色彩而活着的。

但是,他实际上再没寻到过它。除了上帝,没有什么事物能产生那种颜色的光。换句话说,普通的光线根本没有那种颜色。一次,法特研究了一个颜色图表,是关于可视光谱的图表。没有那种颜色。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颜色!它永远地消失了。

光线扫过之后是什么?热量?电波?我应该知道,但我却真的不知道。法特告诉我(我怀疑它的真实性),在太阳光谱里,他看到了超过700微米的光,也就是夫琅和费谱线中超过B而趋向A的光。对此,你怎么推断都可以。我认为这是法特精神崩溃的一点征兆。精神行将崩溃的人通常会做大量的研究,以期解释他们正在遭遇的事物。这种研究,总以失败告终。对我们而言,它是失败的,但令人不快的事实是,它有时为那些正在瓦解的大脑提供了极具欺骗性的“合理”解释——就好像格洛丽亚的“他们”。我有一次查看了夫琅和费谱线,里面根本没有字母A。我能找到的最开始的字母标示是B,整个光谱是从G到B,从紫外线到红外线。就是这些,没有别的。法特看到的,或是他自认为看到的,不是光线。

从加拿大回来后——在他遭遇上帝后——法特和我共度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晚上外出(这是常事)寻欢作乐的那段时间里,有一次我们正在泊车,突然,一个粉红色的光点照在我的左臂上。我知道那是什么,虽然我以前从未见过:有人用镭射光晃了我们一下。

“那是激光。”我告诉法特。他也看见了，因为光点四处乱晃，从电话亭柱子到车库的水泥墙。

两个十来岁的小伙子远远地站在大街的另一端，手里拿着一个方形的东西。

“他们做了一个讨厌的家伙。”我说。

小伙子嬉皮笑脸地走近我们，说这是他们自己组装的。我们告诉他们自己对刚才那一幕印象多么深刻，然后他们到别处吓唬别人去了。

“刚才那是粉红色吗？”我问法特。

他一声不吭。我知道他对我有所隐瞒。我感觉我见到了他说的那种颜色。如果事情的确如此，为什么他不愿承认，我不得而知。也许这个见解破坏了一个较完美的理论。精神受困扰者不采用科学俭省原则：一种最简洁的解释一系列既定事实的理论。他们喜欢巴洛克风格。

关于他遇到那伤害他、使他暂时性失明的粉红色光束的经历，法特告知我们的极其重要的一点是，他声称突然地——就在光束击中他的电光火石间——他知道了向来不知道的事情。具体地说，他知道他5岁的儿子有个尚未确诊的先天性疾病，他知道这个毛病是由什么组成的，直至解剖的细部都知道。实际上，乃至医生开的特效药都知道。

我想看看他怎么把它告诉医生，他怎么解释他熟知每个医疗细节。他的大脑装满了粉红色光束击中他时获得的信息，但他会怎么解释呢？

法特后来发展了一套内容为宇宙由信息组成的理论。他开始写日记——事实上，他一直以来就在偷偷摸摸地这么做：精神错乱者鬼鬼祟祟的行动。他与上帝的遭遇充斥了他手写稿的每一页。

“日记”这个词是我而不是法特发明的，按他的话说是“诠释”，神学上意为一小段解释《圣经》教义的文字。法特相信，发射到他身上、逐渐进入他大脑的信息具有一个神圣的来源，因此，应被看做《圣经》的一种形式，即使它只是指出了他儿子身上那尚未确诊的右腹股沟疝——疝又从恶性水囊肿发展到了阴囊肿大。这就是法特告诉医生的话。后来法特的前妻带克利斯托弗上医院检查时，他的那些话得到了确证。院方安排第二天动手术，据说这已是最快的了。外科医生兴奋地告诉法特和他的前妻，克利斯托弗几年来一直处在危险状态，在他肠子的一部分绞窄的那个晚上，他就本应死了的。幸运的是，医生说，他们已经发现了它。于是，格洛丽

亚的“他们”再次出现,不过这次这个“他们”确实存在。

手术是成功的,克利斯托弗不再是那个爱抱怨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他自打生下来就生活在痛苦之中。之后,法特和前妻把他们的儿子带到另一位很有思想的内科医师那儿去看病。

法特的日记里有一段令我印象深刻,我把它抄下来列到这里。它不是记述右腹股沟疝的,而是关于自然的朴素论述,代表了法特逐渐成形的观点,即宇宙的自然特性是信息。他开始信奉这一套是由于对他来说,宇宙——他自己的宇宙——的确正在迅速地变成信息。上帝一旦开始对他说话,就似乎永远不会停下来。我认为《圣经》里不会有这些。

日记第37篇。在物质世界里,上帝的思想以安排和重新安排——变化——的形式被我们一一体验,但实际上它就是使我们成为客观实在的信息和信息载体。我们不仅仅能看见由这些思想转化而成的客观事物,而且更能看见由这些思想转化而成的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客观事物的部署:他们是如何互相关联的。但我们认不出这些安排的痕迹,我们无法提取其中的信息——也就是说,不能把它当做信息的本来面目提取出来。上帝创造的客体的联系与再联系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当然不是我们日常说的那种语言(因为它交谈的对象是它自己,而不是在它之外的任何人、任何事物)。

法特坚持不懈地思考这一特殊的主题,不仅在日记里,在日常与朋友的闲谈中也如此。他坚信宇宙已经跟他说过话了。他的另一篇日记如下:

36 我们应该能听到这个信息,或客观地说,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中性的声音。但某些环节搞错了。所有的生灵都是语言,除了语言没有别的,而这种语言,由于某个无法解释的原因,我们无法读懂外部世界,也无法听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都变成了白痴,我们的智力出现了些问题。我的推理是:上帝的安排是一种语言,我们是上帝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是语言。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呢?我们甚至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提我们只是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外在现实了!“白痴”的原意是“隔绝”。我们每个人都是隔绝的,除了潜意识层面以外,不再分享上帝的一般的思想。如此一来,我们的真实生活和目的都是在意识的大门之外进行的。

对此,我个人很想说:法特,谈自己的事,让别人说去吧。

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者用他的话说是“无穷无尽的时间荒漠”),法特发展了许多与众不同的学说,以此来解释他与上帝的接触,信息学说由此形成了。其中的一个由于不同于其他,引起了我的特别兴趣。它是法特对其遭遇的精神上的投降。这个学说认为,他实际上根本没经历过任何东西。他的大脑也许是被来自几千公里外的高能量束有选择地击中了。这些被选中的大脑细胞刺激他产生了印象,以为他自己真的看见了或听到了一些事情,例如画面、人影、文字和语言等。一句话,他看到或听到了上帝和上帝的旨意,套用法特喜欢的称谓是“教学语言”。但这个特殊的学说认为,他真的只是想像他经历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很像标记符。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透露出的怪异——他疯了似的怀疑自己的幻觉。法特已经理性地把自己拉扯出了疯癫的游戏,但他仍然享受其影像和声音。实际上,他不再声称他所经历的一切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否预示着他开始好转了呢?很难说。现在他主张“他们”或上帝,或某人把一个远程的、密集的、信息丰富的能量束聚集在了他的头脑里。由此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的进展,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变化。法特现在能中肯地怀疑他的幻觉,这意味着他是这么认识它们的。然而,就像格洛丽亚一样,他现在也有了一个“他们”。在我看来,这是个得不偿失的皮洛士式的胜利。

法特月复一月从事的诠释工作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如果有这么一场胜利的话——一个备受困扰的大脑试图去弄懂神秘莫测的谜一样的东西。也许这就是精神病的底线: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你的生活变成了恶作剧般的现实,这段记忆也成了动荡不安的垃圾箱。然而还不只是这些——好像还嫌不够似的——你,像法特一样,将长久地思索这段混乱的记忆,以期把它们排列成序。它们的意义是你强加的,必要的话,你还会把每样事物恢复成你能辨认的形状和过程。引发精神病的第一征兆是熟悉感,其次是坏消息。因为你不但不能理解它,而且你没法与别人交流。疯子经历过某些事,但这些事是什么,从哪儿来的,他并不知道。

在法特走向疯癫的过程中——这可以追溯到格洛丽亚·克努森之死——他幻想上帝已经治愈了他。只要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皮洛士式的胜利无处不在。